

西方图书馆史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美] M. H. 哈里斯 著
吴 晞 靳 萍 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

西方图书馆史

(美) M. H. 哈里斯 著

吴晞 靳萍 译 潘永祥 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原是作者根据(美)艾利莫·D·约翰逊所著《西方图书馆史》补充、改写的一本简明课本。此译本选译了其中的第一、二两编。书中扼要介绍了西方图书馆从上古到中世纪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图书馆在文明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

Michael H. Harris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西方图书馆史

(美) M. H. 哈里斯 著
吴咏、靳萍 译 潘永祥 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625印张 93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 — 4500 册

ISBN 7-5013-0673-7

C·153 定价: 1.80元

目 次

第一编 古代的图书馆

- 第一章 图书馆的起源.....(1)
- 第二章 巴比伦和亚述的图书馆.....(14)
- 第三章 埃及的图书馆.....(24)
- 第四章 希腊图书馆.....(34)
- 第五章 罗马图书馆.....(54)

第二编 中世纪的图书馆

- 第六章 拜占庭和穆斯林的图书馆.....(71)
- 第七章 修道院和大教堂图书馆.....(92)
- 第八章 大学的兴起、文艺复兴、印刷术的发明及
1500年之前欧洲图书馆的发展.....(112)

第一章

图书馆的起源

和语言、文字的起源一样，图书馆的起源也是很难尽知的。而与语言文字不同的是，图书馆起源于史前时代结束之后，因为文字记录的收藏开始于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可以推想，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建于何时何地似乎应该是可考的，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某时某地曾经存在过的早期图书馆。在此之前无疑还会有类似图书馆的成批书画文字资料的收藏，但详情就更难以尽知了。文字发展的目的之一，就是保存人类的信息——保持并延续人们的声音和记忆。这可能就是文字信息的收藏与文字的起源几乎同时产生的原因。早期的文字记录被认为是神圣的，这也是它们得以认真收藏的另一原因。如果这些早期文献是经过有条理地收藏的，并且是为了今后需要时加以利用，那么，就具备了早期图书馆或档案室的特征了。

为了探讨图书馆的历史，有必要为“图书馆”一词下一个定义。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与一批文字资料收藏或档案室有什么区别？就本书的宗旨而言，图书馆的定义应当为：图书馆是一批经过编排，易于使用，并由熟悉这种编排的人员保管，适用于多数人需要的图书文字资料。这个定义包括了早期教会的和政府的档案室。图书馆和档案室的区分，相对

来说是近代的事，就历史情况而言，二者可以放在一起考虑。当二者可以区分开来时，就可以适当地只探讨图书馆的情况。

在我们探讨古代图书馆的种类之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对图书馆的兴起起作用的一些社会条件。图书馆史的研究者们，从十六世纪末贾斯特斯·李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图书馆史概要》，到当代学者们的著作，都不仅仅研究图书馆对同当代社会的影响，也都研究社会对图书馆的制约及鼓励或指导等方面的作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社会条件：这里要提到都市中心兴起所产生的影响。都市中心以它们高度的活力制造了数不清的记载，需要复杂的情报系统。这些要求很自然地促进了图书馆或档案室的发展。另一个积极的社会因素是教育；一个正规的教育系统不仅仅需要文献记录并加以保存，还需要能支持这种教学系统的图书馆设施。当然文化的性质及其发展对图书馆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影响。最后，象家庭生活的稳定、闲暇时间的产生、家庭和人口规模的扩大等社会因素，也是图书馆发展的有意义的因素。

经济条件：经济条件在许多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图书馆的发展首先要与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健全和繁荣有直接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来讲，对图书馆的普遍发展而言，在得到必需的经济来源之前，一定要得到盈余的社会财富。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发达的经济体系也要依赖于复杂的记录存储系统。图书馆实际上成了一种经济媒介，既是商业记录的储存所，也是进一步发展未来技术和商务的

一种研究设施。

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一个真正重要的经济因素是能否获得可以保存手写或印刷记录的材料及材料的成本费。获得廉价的、可供阅读的原始材料，实际上是大規模图书馆发展的先决条件。最后，当图书被广泛应用并且价格低廉，亦即建立起良好的图书贸易的时候，图书馆就会得到最快的发展。

政治条件：在冲突和骚乱的年代里，图书馆及其藏书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相反，在安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图书馆则会有广泛的发展。同时，当统治集团鼓励图书馆成长的时候，图书馆还会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最后，一般情况下一个有效的政府会需求大量的国内外情报，而这些情报最早是在图书馆中收集和组织的。

综上所述，在经济处于发达时期，人口稳定并具有教养，政府鼓励图书馆发展，有大都市存在，建立起良好的图书贸易的那些地方，图书馆一般就具备了兴旺繁荣的社会条件。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注意到，历史上还有许多情况使这些有利的条件变得无效了。这些我们下面还要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深入查找历史记载，以便发现一些人物的动机，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鼓励图书馆发展的人物，和在图书馆广泛发展的条件具备时却阻碍了图书馆发展的人物。

虽然早期图书馆常常和宗教机构有关联，但却不能把寺院图书馆认为是早期唯一的图书馆，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图书馆。事实上至少有三种（如果不是四种的话）不同形式的文字资料构成了早期图书馆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寺院典籍，第二种是政府档案，第三种是商业帐册。可能成为第四种的是家族谱牒。当宗教与世俗的权力操之于同一人之手

时，上述第一、二种资料有时会合而为一。而当家谱和商业帐册在一起时就很难加以区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文字记载都是为了保存下来以备日后应用，为了便于应用，无论资料的数量有多少，都需要有一个合理有序的编排。

首先要讨论的是寺院图书馆，因为寺院图书馆是原始图书馆的一般性范例。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寺院或其它宗教机构，都有一定形式的祈祷方式，神职人员以及所供奉的神灵们的等级。通常还有一些神话和诸神的谱系需要记忆。这样的宗教典故世代代由父母口授给子女，由教士口授给新入教的人。但是最后还得需要写成文字，以确立正确的宗教信仰。这种需要也许来自政治环境的改变、移民和其它教派的压力，或者仅仅是因为宗教典故本身发展的日趋复杂。也许是文字的发展使宗教教义形成文字成为可能，也可能是书写宗教教义的需要促成了文字的发展。寺院的藏书开始于教律、仪礼、圣歌、神话、诸神的身世等抄本，后来则增加了神学家们对这些典籍的注释。主要的经典可能要刻在石头、皮革和铜器上面，或者写在粘土上，经烧烤后长期保存。次要的宗教典籍可能写在了当时当地的一些普通的书写材料上，如纸莎草纸（papyrus）或羊皮纸（parchment）。

神学藏书收藏于宗教机构中，由神职人员保管。寺院里只有地位很高的人物才能进入图书馆，并且他们当中可能只有少数人具有阅读能力。在最早期的社会当中，具有读写能力的文职人员或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最有地位的人，即使在寺院里也只有少数的人能进入这个阶层。寺院图书馆是为少数人所占有，为少数人所管理，并为少数人所利用的，但它却保存了最重要的宗教典籍——一个特殊阶层的文化遗产。在

埃及、巴勒斯坦、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寺院藏书形成了最早、最重要的原始图书馆模式。

其次是政府藏书，或称政府档案。维持一个政府是需要税收和贡赋的。要使税收的来源准确可靠，就必须保证财产的所有权，还要整理和保管税收记录。财产必须登记，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存档，法律和政令需要颁布和保存。就更大的范围而言，协定、条约、统治者之间的协议，都必须以永久的形式记录下来。国王和诸侯之间关系的确立和变更，对战败者的征贡，附属国的奏章和危急时的求援文书，都要有所记载。有些最早期的知名记载就是最高统治者与其下属之间类似外交文件的信函。这些都是政府的正式公文。当这些公文经过整理保存以备将来使用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政府的档案。然而，当编成的法律、战事的记录、统治者的世系、朝代的历史等资料进入政府档案后，就使得政府档案具有图书馆的性质了。据我们所知，象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由于关于军事征战和君王生平的一些记载往往是事实和虚构俱有之，这就使一些郑重的文件增添了许多文学的成份。在早期的图书馆中档案是占显著地位的。这些档案记载在泥版（clay tablet）上，也有的写在纸莎草纸或羊皮纸上，还有的刻在铜条或青铜板上。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文献，都保存了当时政府的主要活动情况，为此后图书馆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了政府和寺院都有了图书馆的程度时，商业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政府和宗教的中心往往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这些都市或城镇地区都是在沿河、港口或商业要道上发展而成的。发达的文明促使商业活动超越以物易物的阶段，随之就需要某种形式的货币。当商业超越

了以物易物阶段之后，就需要保存某些资料。关于财产、商品、买卖、税收和捐赠的记录，都需要加以保存和整理，以备使用。与雇员和外地代理人之间的往来信函也要记录下来并加以保存。这些记录就形成了商业档案。而后这些资料的种类又有所扩大，诸如海上或陆上商业开展状况，军事和政治事件对商业的影响，自然灾害，生产方式，产品制造过程等等，都收入到商业档案中，因而使其更具有图书馆的性质。无论称其为商业档案或图书馆，此类的收藏在埃及、腓尼基、巴比伦以及稍后的亚力山大、雅典和罗马的大商社中都是很常见的。这种商业档案做为现代图书馆的雏形也许不那么明显，我们不妨把它们看成类似今天的“专门”图书馆。

私人文献的收藏似乎与图书馆的发展关系并不大，但却与私人图书馆发展有直接关联，所以也是图书馆史的一部分。据知，在某些最早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私人事务的例子。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现存的早期私人文件中，有遗嘱、契约、买卖方式、家畜和奴隶的清单等。通过家谱可以使家族的宗亲关系保存数代之久。如果是上流社会的家庭，藏书中还会有宗教典籍、仪礼以及占卜星象的著作。在巴比伦，一般家庭似乎还喜欢收藏有关吉凶征兆的著作。象君王世系、编年史，以至本地诗人的著作、故事话本，可能都是私人收藏的对象。若是私人收藏中再有了宗教典籍注释、传统史诗和传说以及历史文学方面的著作，这样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私人图书馆了。私人档案就是私人图书馆的雏型。到了希腊和罗马的时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收藏丰富的私人图书馆就已经不是罕见的了。

早期图书馆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正式写本或“版权本”的保存。到了图书可以大量产生并普遍传抄的时代，就需要保持抄本的正确性和真实性。拿历史著作来说，由于抄本不同，文字上也可能有所差异，但只要对史实没有改动，后果就不会太严重。但对于诗歌和戏剧的写本来说，作者的原文就会有高的文学价值。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时期的古代雅典，戏剧的正式抄本都存放在公共图书馆，以保证每人都能见到正确的原文。因为剧本和其它文学作品很容易被剽窃误抄，以致伪本可能会同原著同时流传。如果正确的文本藏于官方的图书馆中，其它的文本就可以随时进行查对，随时解决讹伪的问题。在埃及，这一方法也用于宗教典籍。官方或正统的典籍都加以严密的保管，以确保其内容的正确与权威性。早期希伯来人的“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就是一个事例。当这些正式文本有了相当数量，并经过编排以便使用时，就成了初具形式的公共图书馆了。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材料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历史研究者们已经弄清楚，图书馆收藏的编排与使用是随着书写材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试验过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工具和最令人满意的书写面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面料，每一种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至于书写工具，人们试用过刻刀、刷子、木棍、木笔、铁笔、羽毛等，事实上几乎试用过每一种能用来蘸漆和墨汁的有尖头的器物。

尽管如此，古代应用得最普遍的书写面料一般却只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面料上的。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泛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用纸莎草的茎制造书写用纸的过程，最先去其外皮，将里面柔软的部分切成细长的窄条。再把这些窄条两层重叠在一起，上层与下层互相垂直，乘其潮湿的时候压紧或轻轻敲打，这样一张粗糙的象纸一样的制品便做成了。然后晾干，用浮石磨平，就成了很好的书写材料，能够吸墨水，并经得住手摸。纸莎草纸有不同的重量和等级，等级的区分在于纸莎草茎的质量、制造的精细程度，以及纸页的大小。纸页制成之后，可以用来写信、写短诗和公文。若是写篇幅较长的著作，可以一张张地粘贴起来成一长幅。书写时通常要一行行地写，与卷幅的长度平行，而写成的一栏或一页则要与卷幅的长度垂直。一张写好的长幅可以卷成一卷，大约有10—30英尺长，6—10英寸宽。有些用于特殊用途的卷轴则更宽更长。例如有一幅名为“哈里斯纸莎草纸”（Harris Papyrus）的文献，就有133英尺长，17英寸宽。一幅缮写完毕的纸莎草纸文稿，其末端粘在一个木质（或金属、象牙）的圆轴上，整幅纸卷能够以其轴为中心卷起来。卷轴又置放于一个圆筒内，圆筒是由陶瓦或金属、象牙、皮革制成的。该卷内容的目录，或许还有主人的印章，都记在卷轴上的标签上，标签则由木头、金属或象牙制成。这些卷轴有的装饰绚丽，有的朴素无华。这就是希腊、埃及和罗马时代图书馆所藏“图书”的主要形式。少量的收藏可能存放在陶罐里，数量较多的通常存放在图书馆墙上类似壁龛的藏书洞内。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后几个世纪才发展而成的。而天然羊皮后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仍用于书写，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限于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古代被广泛地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cuneiform*）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特别是泥版本是柔软的粘土片，书写时使用木锥、骨锥、芦管、金属锥都行。做泥版的粘土在使用前要保持柔软，使用时按照要求捏合成一定的大小和形状。如果在泥版上写的字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或者日后还要增加字句，那么这块泥版就要保持潮湿，通常的做法是用湿布包起来。泥版通常制成枕头的形状，2—3英寸宽，3—4英寸长，约1英寸厚。有的泥版更大些，宽至8英寸，长至12英寸。泥版的形状也并非都是长方形，也有圆形、三角形、圆柱形或圆锥形。至于书写工具，是一种尖锥，其杆呈方形或三棱形。书写时锥尖与书写平面成一定的角度，锥尖连同其杆在平面上只压出印痕，而没有连贯的笔划。这种笔划象楔子一样一端深凹，另端带有

一条细长尾巴，故称之为“楔形文字”。印压完成后，要将泥版晾干，要是需要长久保存的话，还要用火烧烤。有时在烧好的泥版外面再加上一层泥壳。若是法律文件，其内容还要在外面泥壳上再写一遍。外壳如果保存完整，泥版上的文字就是正确无误的。这样就有了一份副本，以防止原文被篡改。

最早期的泥版是竖着书写的，由泥版的右上方写起，到左下方为止。经过若干世纪之后改为横写，由左上方起，到右下方止，和现代的书写方法相同。篇幅较长的作品可能需要数版乃至数十版才能刻完。保存有连续性的一组泥版，常用的方法是集中起来放在篮子里，同时也一起放在架子上。每块泥版都是分别编号，并将关键词或主题明显地刻在泥版的末端。有时把长篇的文献刻在一块大型的泥版上。例如“桑那克里纪年史(Annals of Sennacherib)”就是一块大泥版，呈六边形，大约有1英尺长，5英寸厚。该版1830年发现于尼尼微(Nineveh)，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据我们所知，泥版和纸莎草纸一起在古代埃及同时普遍使用，纸莎草纸与羊皮纸可能也同时通用于巴比伦，尤其是在公元前数世纪的时候。因为巴比伦的气候潮湿，纸莎草纸与羊皮纸早就损坏了。但是在该地区发现了泥做的图章，显然是在纸卷上盖印用的。在已出土的巴比伦宫室的墙壁上，有文职人员阅读纸莎草纸卷的壁画，也有手持木板写字的壁画。

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罗马，书写在纸莎草纸卷和羊皮卷上的文献占了绝大多数。后来羊皮纸卷仍在欧洲沿用，特别是用于书写法律文件，直到近代还在使用。然而在公元四世纪

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开始广泛流行。这种图书的形式与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codex）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caudex）。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diptych），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这时与现代的图书已经很接近了。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象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

一般认为折页本图书产生于公元以后，因为早期的基督教徒曾使用这种书本抄写经典。然而早在公元前八世纪时，亚述人就已经使用连接在一起的涂蜡书写板了。1953年，在尼鲁特（Nimrud）废墟中曾发现了16片象牙板和几片桃木板，每片都有明显的缝缀痕迹。另外还发现15片一叠的薄象牙片，有很厚的封面，并且用金链连接，说明这本涂蜡板的“图书”至少有30页。它可能是学生用的手册，或者是记帐用的帐本。在一幅宫殿壁画上，就画着一名文官在使用类似的木板在登记战争阵亡的人数。

总而言之，图书馆的起源是政府、寺院、商社或私人所收藏的文字资料。渐渐地，收藏的范围就扩展到历史、文学和其它有价值的文献，而且使用这些文献的人也不限于收藏

者本人了，这样图书馆就算形成了。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及和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就已经有了经过组织编排的档案，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个顶峰时，图书馆随之得到发展，当战乱频繁之时，图书馆也随之受到破坏。然而各个具体的图书馆可能会被毁坏，但图书馆的观念一旦建立，却是无法摧毁的。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图书馆就是在时间、空间两方面传播知识的桥梁。一部著作，只要书写材料耐久，就可以把某一时代思想和活动传给后世。然而只有经过图书馆的整理和保存，这些著作才能产生世世代代的重大影响。

补充阅读资料

Posner, Ernst. Archive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eichmann, Felix. The Sources of Western Literacy: The Middle Eastern Civilization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

Hessel, Alfred. A History of Libraries. Translated by Reuben Peiss. (New Brunswick, N.J.: Scarecrow Press, 1955).

Jackson, Sidney.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 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4).

Thompson, James Westfall. Ancient Libra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0).

Vleeschauwer, H.J.d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Library," *Mousaion* nos.70-74 (1963-64); "Survey of Library History," *ibid.* nos. 63-66 (1963).